



VALE COLUMBIA CENTER  
ON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 JOINT CENTER OF COLUMBIA LAW SCHOOL AND  
THE 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 哥伦比亚大学维尔可持续投资中心

FDI 热门问题的观点

系列 53 2011 年 12 月 19 日

总编辑: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编辑: Ken Davies (Kenneth.Davies@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 Jennifer Reimer (FDIPerspectives@gmail.com)

## 知识、对外直接投资和赶超战略

Francisco Sercovich\*

Terutomo Ozawa<sup>1</sup>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赶超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最近成功的工业化经验表明,这种二分法忽略了种类丰富且细致入微的战略选择。考虑:

- 强有力的扩散型科学和技术(S&T)能力建设政策,侧重于专门化的小型 and 中小型企业(SMEs)是中国台湾省工业化战略的关键。

- 韩国则注重促进学习和财团主导的技术收购,使这些企业足以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竞争中立足。

- 对具有高度国际竞争力的巴西私营企业,公共资源在工程教育、技术培训和 S&T 等方面的分配至关重要。为实现足够高的规模经济,成功参与和跨国公司(MNEs)之间的研发(R&D)竞争,巴西开发银行大力资助当地私营企业间的整合。

---

\*Francisco Sercovich (fsercovich@rec.uba.ar)是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教授,并且是科学、技术和创新部的高级顾问。他过去的工作包括:作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政策研究负责人, Columbia University 和 Harvard University 的访问学者,以及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和 Hofstra University 的客座教授。作者感谢 John Cantwel、Richard Nelson 以及 Robert Pearce 对本文的有益建议。本文中作者的观点不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或其合作伙伴及支持者的观点。哥伦比亚直接投资展望 (ISSN 2158-3579) 是同行评议刊物。

<sup>1</sup> Terutomo Ozawa, “工业化初期跨国公司的作用:从‘幼稚工业保护’到‘FDI 引领工业起飞’”, 哥伦比亚投资展望, 系列 39, (2011 年 6 月 6 日)。

•中国追赶工业化<sup>2</sup>的自有品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强本土企业，培养科技（S&T）能力（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以及吸引遵守国内严格的技术吸收政策的 FDI。

缩短赶超阶段的关键因素在于：

*教育和培训*。在大学毕业生的供给方面，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与技术吸收最具相关性），成功赶超的国家已达到创纪录的增长率水平。

*创新和技术扩散*。通过体制创新，韩国、中国台湾、巴西和中国高度重视加快技术学习、增量创新和国内知识扩散。

*企业发展*。促进研究实验室、大学和私营部门间的人才和科技知识流动，有助于改善 S&T 和企业管理技能的供求失衡，促进能力建设和提升效率收益。巴西政府建立国有企业，并且一旦这些企业获得参与竞争所必要的的能力，就使之私有化。支持原国有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战略已酝酿了 60 年以上，这一战略以国家支持的针对性大规模教育和培训（伴有学习补贴）为开端。

*MNEs*。当存在有利的国内条件（尤其是关于技术吸收和能力建设政策）时，MNEs 亦有助于赶超进程。

这些战略往往依赖于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定，国家资助技术学习并精心策划杠杠工具——金融、对外贸易、财政、监管和体制——有助于对世界产品学习成果的有效利用；而私营部门通过加大研发、创新和培训力度，获得可持续的技术掌控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实行明确且有效的规则，以便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实现所寻求的目标。

某些情况下（中国、巴西），FDI 在赶超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整体而言，起主导作用的是东道国政策和战略，而非 FDI 流量。<sup>3</sup>了解 FDI 对东道国的作用，首先需要把握东道国战略、政策和制度的基础。因此，不应将 FDI 看作是完全外生的，也不应将初期发展政策视为必然不符合 WTO 或与 FDI 对立。

实际政策的重点变化广泛，从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国台湾）到培养财团企业（韩国），从间接的国家激励政策编排（韩国）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

<sup>2</sup> Carlos A. Magarinos, Long Yongtu 以及 Francisco Sercovich, eds., WTO 中的中国：一种新的赶超战略的诞生（新罕布什尔州：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2002）。

<sup>3</sup> Alice H. Amsden, 剩余部分的崛起：晚工业化经济体对西方的挑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国), 从着重依赖于 FDI (中国、巴西) 到和跨国公司之间的正当技术交易 (中国台湾), 并包括以上策略的各种混合搭配。其共性包括: 能力建设的重点战略, 补贴国内学习过程, 以及促进国内创业; 在大多数情况下, 随着进口替代的发生, 出口导向成功时则会转变为出口型企业, 不成功则被淘汰。现今这些政策的关键在于, 建设和加强国内知识体系, 推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营部门踏上可持续创新之路。

因此, 问题并非 MNEs 是否合作, 而是国内的先决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以便 MNEs 可以通过 FDI 或其他方式, 有效促进可持续的赶超发展。与 FDI 相关的国际技术扩散率加速增长, 以及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并未使漫长的国内技术发展显得冗余, 资助国内的学习过程通常必不可少, 而且并非一定是低效的。诚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 赶超的步伐越来越快; 但昂贵的自主学习过程并未过时。目前尚无法得到全面跨越式的可替代战略。

如果没有国内的吸收和创新能力, 那么不论通过 FDI 或者其他方式, 都不能从国际知识流动中获益。初期发展政策则自然地——并不矛盾——与外部整合相一致。

(南开大学国经所研究生 张薇 翻译)

转载请注明“Francisco Sercovich, ‘知识, 外国直接投资和赶超战略, No.53, 2011 年 12 月 19 日。转载需经哥伦比亚维尔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授权 ([www.vcc.columbia.edu](http://www.vcc.columbia.edu))。’”

请将副本发送至哥伦比亚维尔中心 [vcc@law.columbia.edu](mailto:vcc@law.columbia.edu)。

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 维尔哥伦比亚国际可持续投资中心, Jennifer Reimer, [FDIPerspectives@gmail.com](mailto:FDIPerspectives@gmail.com)。

由 Karl P. Sauvant 博士领导的哥伦比亚维尔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 (VCC) 是由哥伦比亚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机构。它力图成为全球经济环境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事务的领导者。VCC 致力于分析和讲授对外直接投资公共政策和国际投资法的含义。